

名貴的安慰

一九三〇年四月付印

崇外花市大街七八號
北京河北印刷局承印

電話南分局二一八一號

1—1000

版權
所有

名號的安慰

常工著

實價

四角半

一九三〇年六月出版

景山東街十七號
北京景山書社發行

電話東局一七四三號

名號的安慰

這消息，的確是值得可喜的消息；她的丈夫，她的爸爸與媽媽，她的鄰人，以及他們的親朋，在最近，都是快樂的替他們快樂着。

婉貞這媳婦，幾天來忽然又愛他的丈夫光新了。

光新私自快樂的想着，一個少女，真是好玩的；今天嚴厲得走到她面前會給你幾個耳光吃，明天又會溫柔得無聲把你拉在她的懷裡親滴的叫你一聲「心心」！那些善於捉摸女子心理的人，是不是常常感到一些茫然呢？真的，爲了她們，有時候你會悵惘，有時候又會得到意想不到的安慰。少女真是好玩的。……！

她的婆婆快樂的張着嘴向別人說，婉貞是受過多年教育的，心底清楚，當然會回過心來的，早就料到這裡了，果然……

名號的安慰

其他聽說的人，都異口同聲的向着婉貞大大的讚美，並且誰都是心底裡羨慕着，幸福的光新，以後是要幸福了！光新是要幸福了！

婉貞之對於光新，這是突然的事。他從未想到過這樣，可以說從未有人想到過這樣，所以在新近他們的快樂中，還有一些不安定的詭異。

婉貞到家纔不過三個月呢，當她剛到家的時候，被制着一切人們的包圍，幾次憤憤然要走向她的窮途；後來雖說平息了氣，但她從未想過光新是她的丈夫，因為她飄着她的思想，說她不知爲了甚麼要做着光新的妻子。

當她從外邊回來的時候，她覺得比從前更尊嚴了，光新却是更討厭了；所以她的目的雖不能達，而光新在她的眼皮下，從未得到一波的青睞。在她的面前他已失去了談話的資格，她在這樣岸然的藐視着

嬌的丈夫，而他却在委屈的希望着將來，希望着將來他門仍有快樂的可能。

出光新意料之外的是這一晚上；臥房內燃明了燈後，光新低頭踱了進去，他想要在燈光下溜在他照常獨宿的鋪上，並不會意想到她作些甚麼，在過去他總是向着她媚笑，總是眼睛碰到了冷如鉄板一般的臉色，當他聽到嘟嘟出一「該死的東西」的時候，不過輕微的咳嗽一聲，表示他無事時候的有事。這一晚上，婉貞在床沿上發楞的坐着，當他脚尖踢進房門的時候，她的心波已震盪了一下，在他剛脫出全身的影子，她的神經已經癱攣了，臉色凝滯着，眼珠放出她興奮到極點的而又怕人的光芒。兩片嘴唇顫動着，兩排手指索抖着，要是他睬她一眼，一定當她瘋狂了而要嚇退，在他的不覺中，她兩步跳在他的面前，又在他的不防中襲撲在他的懷裡。這完全把他駭倒了，他在驚怪中懷

名號的安慰

疑她現在已是一個病者了。

雨點一般的嘴唇，不絕的打在他的頤上，腮上，唇上，以及耳朵後的脖項上。他從未接受過女子這樣溫柔的嘴唇，這樣熱烈的賜與，他驚惶得要逃走了。

一陣狂熱。彷彿一陣厲雷暴風一樣，在他還未清醒的時候，已經平息了。他纔開始來高興的相信她。

她把他抱在床沿上坐下，手指如揣骨似的捏他的全身，他感到從未感到過的愉快。

「從今天起吧，你呼我只用一個『貞』字夠了，你不願意嗎？」她抱着他的頭，釘視着她的眼睛商量，臉色立刻又沉重了。

『好的，貞，我——愛你！』他曾記得在小說上讀過這一類的呼法，不過在他用起來，又開始用在她的面前，却不自然得幾乎要令人

懷疑是他不愛她的表示呢。

她立即感動了一下。把他又抱緊了些。

『不，呼貞字的時候，聲再低些。』

『再來。貞。我愛你！』

『對的，以後呼我的時候，就用這樣的聲音，記着嗎？』

他興奮得甚麼似的，屢次瞟視着燈光的火燄想着，那火燄明明是在顫抖，這總不是在夢境吧。

『來，我教你，當你呼貞字的時候，眼皮要搭蒙着，切莫把眼睛圓睜得令人怕，要表示一點沉醉的樣子，看嗎？會不？』

她思索了一會，又向他這樣說，同時又做了一個沉醉的表示，當她爲他說的時候，完全和訓練一個孩子一樣。

『來，再來一個，看看像這樣不？——』

名號的安慰

「貞，我愛你！」

「對的，對的，完全像了，完全像了！以後永不要忘记了你這樣的神情……」

他聽到完全像了，高興得從未這樣高興過，幾乎要破聲叫喊了。但不久，他又見到她臉色冷沉了。冷沉得和從前一樣，他不敢貼近她，這明明是回想到往事，他立即有一些莫名的悵然。

他繼續的希望她恢復了快樂，他們就寢。

第二天，這消息很早的便傳出去了。

以後他倆就不絕的表示他們的愛情；在他覺着，在別人看着，婉貞是心底清楚，的確現在是回心了。

婉貞回心的原因，據全家的推測，是外邊一封來信的勸解。不是一封信，恐心底清楚的婉貞，也不致回心這樣快。這封信是前五天由

K城寄到的，當她一見到這封信，在信皮上一瞥，立即知道是她的一個朋友兼同事寄來的。不知爲了甚麼，她心裡很沉重，緊張着臉色打開了來信，在床上伸出了信紙。

『婉貞姐：你旋里快近三月，一個來字也沒有，我心裡異常掛念。別時你曾說回家有要事，事畢即返校，迄今已快三月，事完畢否，幾時能到校呢？病了嗎？出意外事了嗎？至念！』

這裡我再告訴你一個秘密的消息，你知道了一定很快樂，因爲雲倆是至交。咱們的S先生言午，你不是也說過嗎？他的性情又好，程度又好，人格又高尚……現在我倆已日夜的通信，不，已通信兩月之久了。婉貞姐。咱們是至交才敢告訴你，我私自地想着，再考察他幾天，要是可靠，便要和他訂婚了；因爲他近來向我進攻的很力。婉貞姐，這……』

名號的安慰

她一讀到S先生，心裡便深深的感動了一下。通信，訂婚，把她的神經刺木了，她不能再向下讀，她昏迷的把信紙擲在她的床前，絕聲的哭了出來。通信，訂婚……S先生……隱隱的在她腦際浮現着。

她覺得她完全絕望了。

S先生是她和她同事們的一個首領，她曾背着其他的同事偷愛過S先生，連她最知己的朋友，也在蒙閉着。S先生的身世，這裡不必紹介，要說的是S先生也曾投情過婉貞，她是一個情的急性者，在幾次的通信談話後，她已想舐得他紅唇的滋味，於是在一個太陽快落的午後，她達到了最初的心願。「貞，愛的……」那低呼的一聲，沉醉的一吻，在她甚麼時候想起來，還覺得不過是昨日的事呢。

自從婉貞認識了S先生，她愈是瞧不起光新了。本來她和光新的

結婚，完全是父母的威逼。在她倆訂婚的時候，遠在她知道她是一個女子以前，她從未見過他，及見了之後，她覺得世界上男子所有的醜陋，讓他一個人佔有了。世界上惟有他才能代表了討厭的東西，結婚後，她從未和他交談過。她時常想着，一個中學未畢業的學生，一個醜惡的男子憑什麼和我結婚呢，蠟蛤蟆想吃天鵝肉……

在結婚的不久，她便出外來作事了。這裏恰恰又遇着未婚的 S 先生。

在婉貞旋里的時候，她說到家有要事，據夫役說他曾告訴 S 先生說她要到家行一種甚麼運動的。聽說這時候她愛 S 先生，已經快要瘋狂了。

到家被環境軟化以後，自然是過着她無心的生活，並且終日打算着自身的解放。已是被監視的人了，她不能向門外再走一步。

名號的安慰

忽然在她正在幻想着將來的時候，郵差擲下來這樣的一封信，彷彿在她將熄的火頭上，又吹來一陣狂風。她完全絕望了。

在絕望中改變了她愛的哲學，她想着世界上的所謂愛，也不過是那末一回事罷了！那裏有什麼真愛呢？不過泡影一現就完的！而愛既在虛假的生存着，也不過是一些心理的幻滅啊！愛既是我的心聲，心聲可以附托給任何的影子……

婉貞的生命復蘇了。

光新這一晚開始的被愛，便是婉貞剛發現了她愛的哲學之第一天。十個月過去了，光新向人密縫着眼笑，他說婉貞待要降生的這一個小孩孩，也是他兩個愛之結晶品，他覺得她會這樣柔縻的愛着他呀。

在小孩降生以後，奶奶起了一個名字，爺爺起了一個名字，爸爸在歡樂中也起了一個名字。不過婉貞都不滿意，她自己在紙上寫了一個名字交給他們去傳觀，他們看了叫做「厭武」，爺爺說，民國成立以來，那一天不遣兵調將呢？老百姓們早就不願有戰爭了。若能自這個孩子落地起，國家永不動干戈，好極了，厭武這名字是再適當不過的，到底婉貞是讀過書的！於是厭武在家中無異意的通過了。

婉貞自從有了這個孩子以後，她全生命寄託給他了，她看着厭武是這樣的可愛，厭武的鼻尖高高的，這完全彷彿S先生，厭武的嘴唇小小的，也是彷彿S先生的，還有，她看着厭武的沉默神情，簡直和S先生不說話時候沒有兩樣，她快活極了。

他一望厭武，便想到那低聲的一呼，沉醉的一吻，一切過去的殘象又隱約的浮現了。她狂熱的吻着他。

名號的安慰

名號的安慰

『寶寶，我的心，我的心……』有時候她這樣的呼着。

『厭武，我的親親，我的心……』有時候她一叫出來，那低聲的一呼，沉醉的一吻，立即浮現在她的眼前，頓時她的眼角會潤濕了。

自從她抱起了厭武以後，光新立即又被棄了，有時候她奚落他，有時候她簡直不理，甚至咒罵他，所以他在得了厭武以後，又悵惘了。有一天他試探着她問：

『真，我的愛，近來你的心境不好嗎？——』他仍然拿出固定的姿勢，原來的情態去熱合的呼她。

『去吧！』她用左臂把他揪了過去，表示她狠狠的語氣。

他驚訝的強笑看，站在她面前呆呆的望着她。

『難道抱着厭武，就捨了我嗎？一有了厭武，就忘了我嗎？』他

笑着說，半笑着想讓她快活的來親親他。

『我愛的就是厭武，世界上我祇愛厭武一個人，去你的，誰愛你，早就不愛你了，一有厭武就不愛你了……』她鄭重其事的說，和刀子一般劈在他的臉上。

他無事極了，兩手搓着表示他無事時候的有事。走去呢，不願拔步；立定呢，沒法開口，他的兩支小眼不住閃瞬着，望着厭武。閃瞬了許久，才想定這樣的幾句話：

『你別和我玩笑了！我知道，知道你還愛我，即讓你千口萬口說不愛我，除掉傻子還有人相信嗎？』

他向她苦澀的一笑溜走了。

一九二九，七，廿。重寫二八年稿

名號的安慰



表兄妹們

一、

『謝謝天，可爬上來了！』一位白胖的中年太太，重藍色的衣衫緊緊箍着她碩大的臀部，臀部最後的向天一翻，才直起腰來，在城牆上站定後，還在喘吁吁的呢。

『姑媽，我的腿肚也酸困得厲害！』白胖的太太身後隨着又爬上一位嬌弱的女郎，身腰瘦削得很，若不勝衣的樣子？而臉皮焦黃得和黃杏一般。她上前去拉住姑媽的右手並肩的相依着。

『早就想帶你出來遊散遊散哩，現在天氣真好啊！』

『姑媽！我——已經二年不曾出來過了！出來，真的心裡一爽！』

表兄妹們